

統一與獨立

前言：

今天要講一個比較噲的題目——「統一與獨立」。各位想：這是否跟明年的大選有關？我不能說有關，因為主要講的是人格的統一跟獨立；也不能說無關，因為本來就是同理可證，大原則都是一樣的。

獨立：

成長的背景：

首先就獨立而言，我先天的個性，或說是宿世的慣習，是偏向獨立的。各位比較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：我喜歡獨來獨往，是個不合群的人。過去生的慣習是怎麼養成的？不知道！但這世，跟我從小成長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，現在簡單講一下。

我出生時，在家排行老二，上有哥哥是嫡長子。尤其我父親又是獨子，所以哥哥一向受親族的厚望、愛戴。而他也很安分、很認真地與眾親族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。

反之，我是老二，所以跟他出去時，親戚都認得他而很少人認得我的，加上我又生性孤僻，所以自小養成「六親不認」的風格。我家是大家族，因為從祖先飄洋到台灣，到我已經傳承第十一代了。所以回家的路走過去，到處都是親戚，打招呼、點頭，都點不完。在這麼多親戚裡，我認識的沒幾個，大姑、二姑、三姑、四姑外，剩下的都不太認識。知道是親戚，但詳細什麼身分模稜兩可、似是而非。既認不得、嘴巴又不甜，所以即使碰到了也不敢叫，因為一定叫錯的。故碰到了不是結結巴巴說不了話，而是視若無睹，宛如路人。除非他們先跟我打招呼，否則我不會主動問好。甚至跟我打了招呼，我也禮貌地回應，但還不確認對方是誰？叫什麼名字？與我們有何關係。

這次不知道，那下次就會知道嗎？也不會知道，因為我根本不去打聽。反正不清楚，我日子照過，知道跟不知道還不是差不多？對我也沒什麼影響！

我們那時候還是要聯考分發的，我初中考上大安，高中考上師大附中。因是通勤，所以都按時地早出晚歸，因此課餘後，與同學沒有更多的互動、交誼。因為時間到了，就要趕回家吃飯。

高中的時候，我家既不訂報紙，又沒有電視。所以同學們講的話題，我都聽

不懂，大概都是跟電視、報紙有關的，但我都聽不懂。不是他們跟我講，聽不懂，而是他們講來講去，我在旁邊聽，就聽不懂。他們不會跟我講的啦！土包子啦！然聽不懂，又何妨？我飯照吃、覺照睡，而且我的功課也不錯，所以沒什麼可自卑的。

上大學時，我考上台大機械系。事實上，我在高中時就已做過一次性向測驗而準備改讀文組。後來為什麼沒轉成呢？不是性向測驗後不合，而是以考試來講，我數學好、物理好，考甲組比較輕鬆愉快，而考文組就要背歷史、地理等，不合胃口啦！所以我那時候算定：沒關係，等我以甲組考上大學之後，再來轉文組，那就跟溜滑梯一樣輕鬆哩！

上大學後，雖也到文科旁聽。我發覺文科的教授講課時，說好聽是「天馬行空」，說難聽是「雜亂無章」！因為我是學理工的，對系統架構的要求會比較高。天馬行空雖料子很多，可是架構不嚴謹。所以聽了也不太相應，轉又沒轉成。

然而我對課外讀物，遠比本系的功課有興趣。大一讀的是「新潮文庫」，大二研究的是「老莊哲學」，大三入晨曦學社研習佛法。因為對本系功課不夠認真，常常翹課，所以功課不好，常在補考邊緣，但我已開始瞧不起同學們，認為他們沒有思想、沒有靈魂。因此我跟大學同學的關係非常疏遠，他們到現在辦過幾次同學會我完全不知道，他們也通知不到我。通知到，大概也不會去！

大學結束之後，那時候要考預官。預官的考試，我連看都不看，都直接上考場。結果差 0.4 分沒考上。哥哥很驚訝：「像你這種資質，怎會考不上預官呢？要不要複查？」我說：「考不上也沒什麼了不起呀！」後來就配屬於聯勤兵工廠。那兵工廠做的是炮彈引信，以當時的技術水準在機械領域裡，還算是較精密的等級。所以到兵工廠，其實對我本科系的就業是有一些幫助的，因為等於實習兩年，可是我對本行的興趣不大，不想深入，所以並不用心。當時我們主任是很霸道的，很多人都怕他，只有我不怕。我跟他講：「唉！我領的是國防部的薪水，不是聯勤的薪水。且我是空降部隊，也不在你們的編制裡！」我的意思是：你就讓我混到退伍就是了，其它的你不用管。

但我的組長江少校，卻對我很好。知道我是學道的，他佛道不分，所以直稱我為「道長」：「陳道長好！」所以事務性的工作多由他們承攬，我事不多，樂得清閒。所以雖在聯勤兵工廠的設計室裡上班，可是大多時間卻是在看佛書哩！

以上從出生到服役的成長過程，各位可知：既不是豪門閨秀，也不是臺上風光。說好聽是閒雲野鶴，說難聽就是格格不入。既跟六親格格不入，也跟班上

同學格格不入。

出家的形象：

退役後，我想出家但沒有立刻出家，因為我沒有那麼衝動。於是就先到佛光山研究部念書。似為就學，但其實是投石問路——為出家作準備。看看經本上的佛法跟現實的佛教是否有很大的距離。可是投石問路後，深覺得我的期盼跟佛光山的作風不合，所以離開了。念書時，有很多人拱著我出家，但我不為所動！繼程法師跟我是佛光山就讀時的同學，後來聽說我出家了，他覺得很驚訝！這個人怎麼勸都勸不動的，怎麼也出家了？我不是別人勸得動的，要出家自己就會出家，跟別人勸不勸沒關係！

離開佛光山後在水泥廠待了近一年，還是決定出家，而入住於農禪寺。那時來農禪寺親近習禪的大學生很多，而且多是台大、政大還有東吳的學生。我那時跟他們年紀差不多，且背景也相似，所以那時候的人緣倒是比較好。

三年後出家，即任農禪寺都監的職責，統理內外，算是臺上風光吧！但我並不執迷，也不戀棧，大概一年多就告假入山自修。三年自修將成時，農禪寺已宣告要建設法鼓山。既要建設法鼓山，我就知道「回不去了」——因為開始建設法鼓山之後，大家都會很忙碌的，沒有人能安心禪坐。尤其護法體系與習禪道風，是南轅北轍的。雖也回去晃晃，不久還是腳底抹油——不是告假，而是私奔。都不告假了！因為告假表示還準備回去，而我已準備不回去了！

私奔之後，我沒有像別人所說的把一批信徒帶走！既未大張旗鼓，招兵買馬；也未私立門庭，建寺蓋廟，我還是選擇住山。雖也應邀講課、帶禪修活動。但各位都知道我的習慣：時間到，才現身；過後，即消逝無蹤。要找我，是很困難的。

或有人說：不是消逝無蹤，而是回立鷹山去了。但立鷹山山高路遠，想去也腿軟。所以都保持著「孤家、寡人、禁語」的生活形態。

說到禁語，有人會說：就是山居，也未必得禁語；因為現在通訊太容易。是的，我的電話不會響。山上雖有電話，但知道者不多；而且他們都知道我的個性，不敢無事搔擾。雖有兩個手機門號，卻不是關機，就是飛航模式，大部分都打不進去的。若你打得進去，可去買獎券了！

雖用手機，也上網，卻都不用 Line、Facebook 等軟體，總之不想跟那麼多人聯絡、胡扯。所以如說獨立，就生活形式而言，我自認為比其他人都獨立，但這還不是最重要。

情感的獨立：

以上是指生活的獨立，其次是情感的獨立。情感云何獨立呢？不受人事的影響。我雖受人讚歎，心裡略為舒坦，也不至得意忘形。雖受人毀謗，也不會暴怒，或內傷。就算當下會有些不爽，但很快就會釋懷的！為什麼呢？因為人來人往，就如霧起霧散，沒有那麼真實，哪需要那麼在意呢？所以人事現象的起起落落，對我的影響不會太大。說好聽，是「八風吹不動」，說難聽的話，是「麻木不仁」。

見解的獨立：

現代有很多人喜歡發表意見，你一聽，是什麼意見？不是陳腔濫調，就是拾人牙慧的東西，從網路上、書本中搬過來搬過去，哪有什麼見解呢？

甚至不管是法師或居士，也在講經說法，或只是消文解義，跟國文老師一樣把字面白話解釋而已，不及深義。或是硬拼瞎湊，為什麼呢？看很多註解，這邊抓一點、那邊抓一點，如果你的邏輯跟我一樣好，就可發現很多前後矛盾處，他自己都沒辦法察覺，所以哪有什麼見地呢？

尤其對於大乘佛法，哪敢懷疑、哪敢批評呢？都只是把它合理化。而我則不然，很多人看過我的書，聽過我講經說法的，知道我都是大刀闊斧、顛覆古今的。

以上講到三種獨立：第一是生活的獨立，這已不容易。第二是情感的獨立，乃更難。第三見解的獨立，就更甬想了！真是一個比一個難，也真是現代比過去難！為什麼呢？過去的人可以說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」，下一句不是「帝力於我何有哉」？而是「資訊於我何有哉」？那時候根本沒有什麼資訊。

而在這個時代資訊爆炸，資訊疲勞轟炸，很多人日常生活離不開我所謂的「方盒子」：電視、電腦、手機。你上車一看，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埋頭苦幹，被手機所綁架。有的人開車還在看手機，有的人走路也在看手機，有這麼渴求嗎？

所以三種獨立是現代比過去難，未來比現在難。但奇怪的是：現代人反而常口口聲聲爭取獨立，口口聲聲宣布獨立，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。為什麼呢？「一場大夢未曾覺」。為何未曾覺？我們再用佛法去看什麼是獨立？

獨立是自性見

如果用佛法來審視，獨立也不過是「自性見」而已！為什麼呢？既從眾因緣生法，就是無我、無個體，故哪有「獨立」可得呢？不可能獨立的，只能說受

到的影響、牽絆比較少而已！

實力與獨立

再從現象來看，我倒是覺得：沒有「實力」，就無「獨立」可言。

因有實力者，既不怕別人打壓，也不怕別人斷供，因為他們根本攔不了你。我照走我的路。故有實力，不必宣布獨立，即已獨立了。

反之，無實力者，或受別人欺凌而忍氣吞聲。或趨炎附勢，死抱住別人的大腿。或被當棋子使喚，還感謝得要命。

所以真能夠獨立的人太少了，甚至如聯合國有一百多個會員國，有幾個真能獨立的？都是跟屁蟲、都只能在大國博弈間選邊站而已。不要以為入了聯合國，有個名義、旗幟就獨立了，算了吧！

小結：

就形上而言，獨立只是自性見而已，因為根本不可能獨立的！

就形下而言，有實力者，即相對有更大的「自主空間」。有實力者，在某個範圍裡可以呼風喚雨、斬釘截鐵。但超過這個範圍便使不上力了，所以只是「自主空間的大小」而已，沒有絕對的獨立跟不獨立的差別。

因此我們要努力的是充實實力，而非爭取獨立，或宣告獨立。沒有實力，一切免談。不要沒有實力，又愛嚷爭搶，便只有挨揍的份！

以上是講「獨立」，其次再談「統一」。

統一：

其實，我不喜歡這個名相。因為很多所謂的統一，只是形式的統一、名目的統一，甚至是框架的統一；實質並不統一。比如一個號稱統一的國家裡，其實還有很多矛盾；沒有真正統一過。故強求統一，只是假象而已！這且不說「武統」，武統的代價太高！也太不人道。

我們不講政治的統一，我覺得人間最常見的統一是「結婚」。為什麼呢？本來兩個不相干、不認識的人，卻要共組「一個」家庭，而且經法律程序而得國家認證。照理講大家應該都很幸福！因為在這個時代，大部分都是經過自由戀愛才結婚的，所以結婚後應該都是幸福美滿的。但事實上，能夠鶼鶼情深、白頭偕老者，雖有，但比例不高；而且大趨勢會越來越低。

相反地，離婚、分居，貌合神離、同床異夢，各玩各的其實佔多數。有些事，或朋友、同事皆知，就唯獨配偶不知者，還常有所聞哩！

為什麼呢？因為沒有錯，結婚當時大家都很恩愛、甜蜜，可是事後呢？很多人的想法已經變了，故只能維持在這個框架裡。所以只是名目的統一、框架的統一；事實上乃各說各的、各搞各的。

還有「師徒」關係也是一樣。有人說「一日為師，終生為父」。其實哪有可能？父子的關係是先天的，所以一輩子不可能變卦，法律上不允許所謂的脫離父子關係；因為那是血緣關係。至於師徒呢？為是後天關係，故說變就變，哪可與父子關係比擬呢？

云何說變就變？一個願學、一個願教，這關係才可繼續維持。有一個不想教了！或另一個不想學了，這關係就無法繼續維持下去。即使名分上還是師徒，可是實質上已失教學的意義。所以我很清楚，不受這些名目的擺佈！講白一點就是不收徒眾。因為名目跟實質，未必相干。

我記得剛出家時，即有信眾欲拜我為師。我聽了就反問他：「那我要替你做什麼嗎？」要為你單獨講經說法嗎？這我才懶得幹！你有問題呢？不是師徒，也可以隨時問的嘛——如果找得到我，就讓你問吧！所以有沒有這個名目，我覺得並沒有很大的影響。

所以每次有人問我：法師，要不要收徒弟？我不是說「不要」喔！而是說：你們聽也在聽、書也在看、學也在學，你還要什麼呢？要的就是一個名目嘛！但是我就是不喜歡這些名目。

世間還有其它的統一，如商業結盟。其實，結盟只是利益掛鉤，哪有道義、信用可言呢？所以我不喜歡統一。

和合生惠：

若不說統一，那當說什麼呢？「和合」！——和合生惠！為什麼呢？佛法不是講「眾因緣和合」嗎？從眾因緣和合才能有諸法的生存與變化，如我們的身體即是四大和合的：四大和合，身體健康；四大不調，人即生病；四大分離，人必死亡。或謂四蘊和合而有心理作用，若四蘊不和合，就精神分裂、錯亂矣。所以是「和合」。和合的時候，各成分都還在，而能彼此搭配，互補互惠！

所以如剛才所講，就宿世的慣習而言，我是偏向獨立的。可是就理性的思考而言，卻是偏向和合的。因為和合而生，分離即死。所以在中國常強調「家和萬事興」，而佛法則常勸得「多結善緣」，要跟周邊的緣結善緣。這不只是跟人結善緣，也跟我們所用的物品、跟周遭的環境都要結善緣。所以結善緣就包括

環境保護、包括節儉惜用等。

因此從和合的角度來看，我們要的不是「削足適履」地求框架的統一、名目的統一。而要做實質的和合，在和合中既保持彼此的特質，更發揮彼此的特質，才能互補互惠。

互補互惠

那在人際間，應如何才能結善緣呢？我常講就是互惠！我成就你、你也成就我。能在互補中互惠，這結的緣才能長久。統一很多時候是強求其同，而互補卻是都貢獻他特長的部分。

再來如何能從互補中互惠呢？當然得溝通、了解。若不了解怎能去切入互補互惠的關鍵點呢？再者，彼此如何能溝通、了解呢？就是要以「開放坦誠的態度」，心胸要開放，要多建立溝通的管道，要能夠坦誠。

第二、尊重平等的作為。要彼此尊重，不能大欺小、強凌弱。因不管大的、小的，都有他的獨特性，故得互相尊重，平等相待。

所以得以開放坦誠的態度，尊重平等的作為，才能溝通、了解，也才能切入互補、互惠的關鍵點。因此才說：依我過去的慣習是傾向於獨立、不合群，可是既接受佛法「眾因緣和合生法」的觀念後，那反而比較傾向於和合而非統一。和合是可以保持原有的特質，而統一則有「削足適履」的嫌疑。

在和合眾緣中，我還有兩點補述：

一、遠親不如近鄰：

周邊當有很多的緣，但是太遠的不要強求；強求就變成攀緣。遠親不限於血親或姻親，而是離我們比較遠的緣。同理，近鄰不是指我們的鄰居，而是跟我們生活相關、互動頻繁的緣，故應更加尊重、珍惜也。

不管是人緣、地緣、物緣，皆是遠親不如近鄰。所以「廣結善緣」是從哪邊結起呢？從現有的緣，近邊的緣去廣結善緣。

二、天上星不如腳邊草：

現代天花亂墜的資訊，很多都跟你現實的生活不相關；因為內容都是有關天上星的事。天上星，有政治的明星、運動的明星，或演藝的明星。現在有很多人將時間、心力，花在「追星」上，花了那麼多時間追星，你生病時，他會來

照顧你嗎？甬想！你有困難時，他會來幫忙你嗎？甬想！

而腳邊的草，可能將你割傷，也可能是你生病救急的良藥，所以這些腳邊的草對我們現實的生活，才是更貼切的。

所以我倒是覺得，對周邊這些小人物，多花一點時間去關懷，邊際效益可能還大一些。不要整天看著檯面上的人物，花很多心血去追星，言不及義、好行小慧、虛度光陰。

總結：

最後，我們用佛法去看這個問題，諸法既從眾因緣所生，即是不一亦不異；這學過《中觀》的人都很清楚。以不一故，不強求統一；不異故，不奢言獨立。所以求一、求異，都是偏一邊。

就現象而言，有實力者，才有更大的自主空間；所以我們不是要爭取獨立，而是要培養實力。

而有實力之後不必孤立，更不應對立。對立就是常常把別人當作假想敵，或者就大欺小、強凌弱，這終究是在耗損你的福德，故強權不可能維持太久。所以有了實力之後，還應以開放坦誠的態度，尊重平等的作為，而與近邊的緣好好溝通、了解，去做互補、互惠。

從性理上，講不一也不異，還較簡單。但現實上，當怎麼面對、處理，這才是關鍵。現實上，就是先培養自己的實力。我們不要講有實力者，才有更大自主的空間。即使說到和合，如果沒有實力，誰願意跟你和合？誰願意跟一個扶不起的阿斗和合？誰願意跟一個成事不足、敗事有餘的人和合呢？

所以也要有實力，才能跟別人互補、互惠。所以有實力後，再進一步去和合眾緣，進一步去互補、互惠。這既自利、利人，也是修福、修慧。

以上，既人與人際如此，家與家際如此，亦國與國際必如此。所以 2020 年的大選，我有沒有說出我的看法，有。但是我不偏一邊。因為最重要的，不是要靠哪邊站；而是得先做一個睿智的抉擇。自己清楚之後，既才能在動盪之中不受影響。也才能指點迷津、兼善天下。